

## 清初前期之比丘尼研究

郭辉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

**[摘要]**明清之际,比丘尼形象颇为不佳。然在清初前期的尼界中,却存在着这样两类比丘尼群体:一类是以弘扬佛法且留有语录偈颂等作品为主要特征的女性禅师;一类是以诗词文才见长的才情女尼。正是这样两种群体的存在,为清初前期之比丘尼赢得了佛教界及世俗文人的认可与尊重,此种现象在佛教史、妇女史及文学史上都是值得研究关注的。

**[关键词]**清代;初前期;比丘尼;女性禅师;才情女尼;存在价值

**[中图分类号]** K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0)01-0111-03

唐宋以降,随着佛教世俗化进程的加快,佛教与人间世俗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笼罩在僧、尼头上的神秘面纱渐渐被揭去,随之,佛教二众的诸种弊端与丑恶行径亦渐曝露于世人面前。作为佛教二众之一的比丘尼,自南宋始,既已与道婆、媒婆、牙婆等成为人们居家为官所防范与限制的对象,甚而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流行语汇——“三姑六婆”,时至明清,尼僧之生存处境就更为不妙了。在明清的宗教法令、家训官箴、野史笔记乃至戏曲小说中,对于比丘尼的防范与批判处处可见。尽管明清时期的比丘尼形象与整个佛教的衰落相对应,有着种种的不堪,但是,在这种种乱象背后,还存在着两类新异的女性禅师,一类以诗词文才见长的才情女尼。

清代以前的中国佛教史上,女性以参禅出名者不乏其人,其中不仅有出家的比丘尼,也有在家的女居士,前者如唐代筠州未山了然禅师、刘铁磨禅师、南宋无著妙总禅师等,后者如因婆子点心、婆子偷笋、婆子烧庵等公案而著名的“婆子”禅师。但是无论从人物数量上讲,还是从人物的影响力来讲,清代初前期之比丘尼无疑具有鲜明的特色。

由清代佛门弟子释超永编辑、成书于康熙年间的《五灯全书》,是一部禅宗灯录的集成之作,此书西土则首起七佛而递授之迦叶、阿难,中土则先达磨而沿流至青原、南岳各三十七世,阅时近三千年,所收人数约七千多。在这部禅宗灯谱巨著中,所收录的中土女性禅师共有45位,而仅清初前期的就有32位,约占女性禅师总数的71%,人数可谓众多。虽然女性禅师的数量难以与男性禅师相抗衡,但在了解中国佛教发展史及比丘尼发展史基础上,32这个数字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时期记载于禅宗灯录的女性禅师不仅有着惊人的数量,而且她们还多有语录偈颂等类作品问世,这些语录或在其生前既已付梓,或死后由其门人、法友整理刊行,尼界出语录、刊偈颂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钱牧斋在尼潮音塔铭中曾描述到此时尼界禅学之盛况:“予观近日宗门,女戒锋起。闍黎上座,林立镜奁。语录伽陀,交加丹粉。咸有尊宿印证,支派流传。”其中“语录伽陀,交加丹粉”句正是对当时女性禅师们创作盛况的描绘。虽然钱氏本人对女性禅师们刊布语录的行径并不赞同,但此一举动还是受到了一些文人居士的支持与称颂。如顺治丙申(1656),谭贞默在其《继总禅师语录序》中讲到,此举:“……令楞严藏册,妙庄庄严,添一重提鱼篮、卖笊篱;应化神通大作略,庶于慧灯普照,少分相应云尔。”“斩道人严大参认为读其语录“如食哀梨,令人爽口快心;又如入山阴道中,令人应接不暇;又如果日

当空,光芒闪烁,令人不得正眼相觑”,应该刊布流传。

此时期女性禅师之语录偈颂类作品还有被收入佛藏的情况出现。如发起于明万历年间直至清雍正年间才算彻底完成的《嘉兴藏》,所收的女性禅师作品就有7部之多,一部为合颂集,是明人作品,其余六部为禅师语录,均为清人女性禅师著作。初藏经所载外,另见于它处的此时期的女性禅师语录类作品尚有:尼印月撰《伏龙印月禅师语录》、尼自如《福祿院自如禅师语录》、尼神一《杜关语录》、尼超悟《顿觉禅师语录》、尼超衍《吴山密印衍禅师语录》、尼维极《维极诗文语录》、尼济印《玉峰林峙仁风禅师语录》、尼明萱《祖澄悟真萱禅师明心录》,尼行玄亦撰有语录行世,惜不知其名。可惜以上所述女性禅师之语录类作品,除收入《嘉兴藏》的七部作品外,其余均已经亡佚了,但是,从此类作品的钩沉中仍可窥见到当时尼界女性禅师之创作状况。

禅宗之主要精神即直指人心,顿悟成佛,既不执著于空,亦不执著于有,既不立语言文字,亦不离语言文字,所谓的中道义即是如此。为达了悟,禅宗往往使用棒、喝等方法手段,来破除语言文字的障碍,以便直指心性本源。从《嘉兴藏》中所收入的女性禅师作品来看,她们不仅自证自悟,而且还往往从参禅机、参话头入手,以棒喝交加的方式来弘扬佛法,开悟弟子及世人。如一揆禅师在其《祇园行状》一文中谈到祇园刚的教化方式时说到:“先师但以本分接人,扫断佛祖葛藤,拈过诸方药忌,……其勤辩学者,决择心法,虽久参宿学,不轻许可,纵礼意殷勤,朝斯夕斯,冀获印证,师痛棒热喝,如秋霜烈日,并不少贷,其真切为人有如此者。厥后沐其教诲,沾其法味,即获诸方付嘱,孰知俱从吾师大冶中烹炼得来。所有法语偈言,迅口冲出,了不经意,其必归于警聋开蔽,俾悟正见而后已。”对于殷勤礼法以期获得印证的参学者,即使久参宿学,祇园行刚也不轻易许可,反而使用棒喝手段破除他们的执著。教化参法者的法语偈言,也是脱口而出,直截了当,以致参学者认为“得师一机一境,便得终身受用,感礼不休”。此种教化方式甚合临济宗风。

她们的才能也使得她们成为教化一方的领袖人物,随从授法者甚众,而此种翘楚非祇园刚莫属。祇园刚的教化不仅在当地深有影响,而且还享誉外地。每年结制时,“淮海、闽广、江宁诸省禅人,不惮险阻而来”。祇园弟子一音见,在当湖新建成一座禅堂,请祇园刚前往随意,其时:“舟尚未泊岸,集千人诸善士,怀香跪迓,请益求示者,无间昼夜,街衢巷陌,拥挤不通,师遂曳杖,阖邑僧俗男女皆垂泪恳留,师不顾。”祇园门下著名的得法女禅师有多位,其中义公超珂、一揆超琛、宝持玄总与祖揆玄符四位女禅师的语录也被收入到了《嘉兴藏》。除祇园一系外,其它法系下的女禅师也多有影响,如季总御禅师“瓶锡到处,士绅仰慕,四众云臻,莫不延请。”《五灯全

[收稿日期] 2010-01-30

[作者简介] 郭辉(1979-),女,河北磁县人,博士生,主要从事明清小说及小说理论研究。

书》编撰者僧超永认为季总彻、印月霖等与祇园刚等俱是机辩颖悟、弘扬法化者的典范：“本朝所推重金粟乘祖嗣祇园刚、龙池微祖嗣继宗彻(即季总彻)、雪窠云祖嗣唯极致、天童奇祖嗣印月霖，诸禅师建立门庭，钳锤后学，著奇操伟业，精通至理。其所持说，虽硕学名德，莫能难焉，俱各传统其人。乃相率折节为勤俭，程猷经用、风教盛行。江浙、齐楚，树声保社。规模严肃，彬彬然大有可观也。”

## 二

在清初前期的尼界，除了有像祇园刚那样出类拔萃的女性禅师外，还有着以诗词文才见长的比丘尼群体。中国佛教史、文学史上，历代不乏留有诗作的尼僧，但从数量与规模上讲，却是难以与清代抗衡的。清代女性文学兴盛，闺阁妇女的文学创作受到女性同胞及士子文人关注的同时，比丘尼之文学创作也走进了他们的视野。在这些由士子或女性搜集整理的女性文学作品选集或总集中，比丘尼之文学作品也成为了此项工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清人王士禄之《然脂集》，就收录了三部由比丘尼师创作的作品；清恽珠所辑《国朝闺秀正始集》中附录一卷专收方外诗，其中所载比丘尼有诗歌作品者15人，《国朝闺阁正始续集》遵循《正始集》体例，其中附录一卷亦专收方外人诗作，所收比丘尼有14人；清沈善宝《名媛诗话》第十二卷收比丘尼有14位。民国徐世昌编选的清诗总集《晚晴诗汇》卷一九九收比丘尼44位，这些比丘尼大多生活在清初前期。台湾学者苏美文曾在其《乱象与新生：论明末清初比丘尼之形象与处境》一文中，从佛教史的角度阐述明末至清初这一时期女性禅师这一特殊的新生事物，显然在清初前期的尼界中，这些以才情见长的比丘尼也应算是一种新生事物。

从以上女性诗文集、总集等各类作品中可以看到，此时期比丘尼之写作，不单是仅写有几首散落的诗词而已，而且还多有诗词作品集问世。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所搜集，此时期比丘尼之诗词作品集有十几部之多，其中有几位还写有多部诗集，如尼再生有《再生遗稿》、《再生余事》，尼德日有《镜奁十咏》、《拂愁集》，尼德容有《璇阁诗》、《倚兰集》、《幽恨集》、《归云集》。此时期比丘尼之诗文集，也大多遭遇了如以上诸位女性禅师作品的命运，存者少而亡佚者多，甚至难以作一个案研究，不过从现有的作品来看，高命乖的相似命运也使得她们的作品有着某种相似的风格。

清初前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从明末李自成之起义，到明清易鼎，再到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直至康熙三藩之乱，其间战乱更迭，许多文人志士以殉难或逃禅的方式表示着他们不仕二姓与异族的决心的同时，他们的妻眷们也在用殉节或“祝发入空”的方式展现着她们对明王朝的忠贞，这其中就有不少咏絮之才的女性，如尼再生(俗名姚幼俞)与尼静维(俗名盛蕴贞)。姚幼俞与盛蕴贞，同为嘉定侯峒曾之儿妇，蕴贞聘而未嫁。顺治二年(1645)，清兵进攻嘉定。侯峒曾与其二子侯演、侯藩守城失败后，合抱入池而死。姚、盛二人遂依神一居于曹溪。另外，也有不少才华横溢的女性因家难及个人不幸婚姻等诸种因缘而皈依佛门者。如吴琪(尼上鉴)与管子嘉，朱又贞(尼德容)与张我朴。吴琪，孝廉吴康侯女，长字管子嘉。夫妻二人，翻书赌茗，扫黛添香，二十年如一日。致见者窃叹，以为神仙下世。然管子嘉得举孝廉后，卒于官。吴琪后暗慧灯禅师，遂洗心归命，祝发为尼。朱又贞，长适张我朴。闺中赓唱，闻者艳之。然不久，张我朴因科场受贿事发，全家发配，又贞遂随法为尼。赵昭(尼德隐)与陈石香(尼无垢)之婚姻又属另一种不幸之类型，二人亦均难免以空门为归宿。赵昭，寒山隐君宦光女孙，生有夙慧，适平湖马万方子班。合卺之夕，昭叩问马班生平所学，班假以其父万方之作以对，昭认为其作平平，马万方闻后非常不满。后“夫妇不相得，嬖妾正位，遗书决绝”。昭先后两次上书至马万方及马氏宗族，号

痛自明，但卒不见省，遂祝发为尼，结庐洞庭西山以终。更为凄惨的乃是陈石香，长适同州孙安石。石香因无子而夫妇不相得，后归母家，久之，削发为尼，焚修于其祖室鸿宝堂，不废吟咏。晚年更加贫病，累月不起。一日起来，倒水窗前，却不幸坠楼而死。

与那些此时期同入空门的女性禅师不同，这些有才情的比丘尼并没有因遁入空门而忘掉尘世间的种种烦恼，故而在她们的作品中总能够体味到些许的感伤与哀怨，其中既有家世与个人不命运交织而成的感慨，也有那种唱给故国的哀思。尽管女性禅师们也多有因社会动乱及家庭婚姻的不幸而投身空门，但是从其留有的作品来看，她们对人生对佛理参悟得较为深透，故而在其诗作中总是透露着禅味的淡泊与宁静。前者如尼神之遭际与诗风，她本是明季考功郎中夏允彝女，俗名夏淑吉，早寡为尼。清嘉定三屠时，其父投池自沉，后其翁亦因株连而被逮。明清变革，给她带来的是家破人亡的灾难，面对如此巨大的变故，即使佛门能令其有“木童少女临中主，翠竹黄花觉后身”的领悟，亦未能消除其“忆旧临风三叹息，碧潭明月影磷磷”的感慨，在她的诗作中随处可见她对往事的回首与叹息，“榭亭非复旧池台”，“人生聚散本浮沤，回首苍苍感昔游”。尼再生(姚幼俞)的诗作中也是充斥着“旧事不堪重省忆”，“半夜心事独盘桓”的感伤。而故国之思与亡国之痛，主要集中在那些与明王室有着紧密联系的明季宫人作品中，如道元的《禅坐书怀》：“碧云静锁梵王宫，犹似明霞拱禁中。玉树旧枝归净业，内家新调擅宗风。三千里外肠堪折，十二年前泪暗红。欲悟无生何处是，禅灯移照镜台空。”香烟缭绕的庵门寺院并未能使这些过来人完全忘却繁华的昔日往日，即使在勘悟了万法归空的佛理后，追忆往事也往往会泪流肠断。

当然，此时期以才情见长的比丘尼，因个人遭际及人生感悟的不同，其诗作也有着不同的风格，而此方面的研究尚需企之它文。

## 三

南宋袁采曾在其《袁氏世范》一书中提到：“尼姑、道婆、牙婆及妇人以买卖针灸为名者，皆不可令人人家，凡脱漏妇女财物，及引诱妇女为不美之事，皆此曹也。”他指出尼僧与道婆、牙婆类人物之害有二：一为偷盗妇女之财物，二为引诱居家妇女为“不美之事”，故其认为此类人物“不宜入宅舍”。元明以降，文人居家净宅之因大致与此相类，即认为此类人物是导致人家有奸淫、偷盗之事发生的重要缘由。如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认为，尼姑与其它姑、婆类人物，“人家有一于此，而不致奸盗者，几希矣”！清人朱伯庐在其《治家格言》中把尼姑与其它姑婆类人物称为“淫盗之媒”。杜绝“三姑六婆”类人物出入官府衙院亦是为官居宦者遵循的箴言之一。如元人赵素《为政九要》之居官格言中提到官衙私宅对尼姑类姑婆人物的防范，称其为“三刑六害之物”，除“搬挑奸淫，沮坏男女”之罪名外，另一项是“勾引庭角关节”，居官之人对此类人物做到“犯之勿恕，则‘风化自兴焉’”。此箴言在明人王天锡《官箴集要》一书中被原封不动地加以采用。

而从上述两部分的论述中可以得知，在清初前期的尼界中却生活着与此完全不同的两种比丘尼群体，她们或因本身的成就，或因个人的坎坷命运，或因个人临难表现出的气节而赢得了佛界与世人的尊重，为尼界带来了少有的清誉。

清初前期以祇园刚为首的女性禅师，不仅受到了世俗大众的拥戴与瞻礼，而且了赢得了文人居士及佛界著名人物的青睐，他们常把这些女禅师与佛教史上有名的女禅师相提并论，认为这些女禅师的功德与德性并不亚于总持、无著、刘铁磨等，如谭贞默认为季总彻禅师与无著都可谓临济宗之得法女禅师，但在弘扬佛法之方面，无著还显稍逊一筹：“知继总徽声，固足争光无著，为先后宗门两大总持也，乃继总师之竿头进步者，在说法浩浩

中,还视无著道人实为得未曾有。”木陈道忞评价祇园刚曰:“彭震海隅,未许末山夸半杓,肯随无著道苏嚧,往南作佛嗤龙女,站定脚跟真丈夫。”他认为祇园不仅是可与末山、无著相颉颃的女禅师,而且还可肩比成佛的龙女,是佛教界的真丈夫。

而那些以才情见长的比丘尼,因其在诗词书画等方面的非凡造诣,也获得了士子文人的赏识和认可。冒丹书称道元之《禅坐书怀》“一律最流丽”,并把她比作南朝宋时诗人惠休,“清句如此,可谓女中惠休矣”。陈维崧赞吴琪(尼上鉴)似南朝女诗人刘令娴:“才情新婉,当其得意,居然刘令娴矣。”据陈维崧讲,陈石香(尼无垢)的诗作还被他的叔屡次诵赏:“无垢,幼博学,诗文绝工,著有《绣佛斋集》,常作《闺怨》五言诗有‘梦去不关愁,晓来心自恶’之句,从叔文起(作者自注:名宏裔),见之,屡行吟赏。”

清初前期还有一类比丘尼,其本身可能并没有如祇园刚等人在禅学方面的造诣,亦无语录诗文集作品留世,但是因其在明清动乱之际表现出的忠贞节孝,实足以使二臣者汗颜,从而也为比丘尼赢得了世人的尊敬。正如陈鼎在其《留溪外传》卷十一“彭节妇”条所言:“有明以气节养天下几三百年,国亡,妇人女子皆识君臣大义,不屈自杀者,难更仆数。若节妇者,不忍为贼百姓,削发为尼,逃之方外,以示不臣。呜呼,可以愧食禄有二心者。”香海庵众尼及婢女魏真事,之所以受到时人及后人的赞颂,其所蕴内涵亦正在于此。《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四“香海庵”条载:“有两明臣殉沧桑之变,其眷属皆祝发焚修其中,共二十余人。”后人赋诗有:“孤臣自了当年事,双节犹存异代思。钟鼓何心归梵刹,冰霜岂尽在须眉!”之赞誉。魏真乃明朝江西永宁王世子妃之婢女,年未及笄,亦善骑射。世子妃彭氏,因貌美足小,人称彭小脚,骁勇多智。江西破,彭氏率家丁数十到闽,与当地反清人士聚合,势及宁化、归化一带。顺治五年(1648),彭妃兵败被绞。妃死,“真甯山谷间,十余日,兵退乃出,寻妃与保尸葬之,遂去为尼”。

清初前期比丘尼既有此多种正面形象,也直接影响了文学作品中比丘尼形象的塑造,尤其是在清初前期的小说作品中,虽然仍有“三姑六婆”似的类型化人物形象存在,但也不乏具有鲜明形象特征的尼僧,如拟话本小说《风流儒》中第五回“百花庵双尼私获隼 孤注汉得子更成名”中的两个尼姑。书中虽然也写到了她们的破规犯戒,但是,作者并没有把这两位塑造成如《初刻拍案惊奇》中翠浮庵里的尼僧,反而在其行为中注入了气节情义,故而此书中两位尼姑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张生考试得第,二尼亦被封为夫人。再如《八段锦》中第七回仗义为她人报仇的老尼姑。《红楼梦》中虽有比仙才华却终陷泥淖的妙玉、《聊斋志异》中的武技尼,等等。总之,相比明话本小说中的丑恶行径,尼僧,在清初前期的小说中获得了新生。

#### 【参考文献】

[1]《五灯全书》中所载明代尼师俱由明入清,生平横跨两个朝代,民国释震华之《续比丘尼传》中把此类人物归入清代,此

从之。

- [2] (清)钱谦益著, (清)钱曾笺注《牧斋有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76页。
- [3]《继总禅师语录序》,《嘉兴藏》第2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第442页上。
- [4]《季总微禅师语录叙》,《嘉兴藏》第2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第442页中。
- [5]胡文楷编著,张宏生等增订《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20-823页。
- [6] (清)沈起撰《查东山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珍本年谱丛刊本,第67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90页。
- [7] (民国)释震华《续比丘尼传》卷四“清常熟直指庵尼行玄传”。
- [8]《伏狮祇园刚禅师行状》,《嘉兴藏》第2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第438页上。
- [9]同上,第438页中。
- [10]同上。
- [11]同注4。
- [12]《永寿尼子雍如禅师语录序》,《嘉兴藏》第3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第819页上。
- [13]见(清)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八载。
- [14]其中性道人周羽步当是比丘尼,据《正始集》同卷上鉴条载,羽步与上鉴(吴蕊仙)为方外友,二人常作“六桥三竺”之游,“三竺”即为杭州灵隐山之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三座寺院,且其《将归江南次答邓孝威》诗中有“花飞不煮胡麻饭,静里闲参柏子禅”句(《晚晴簃诗汇》卷一九九),其为尼确实。其人入民国释震华所撰《续比丘尼传》中。
- [15]其中神一,性道人,草衣道人,岳莲当为比丘尼,均入民国释震华《续比丘尼传》。神一可参看《晚晴簃诗汇》中再生、静维条;性道人周羽步可参看注释2;据《吴诗集览》、《静志居诗话》、《广舆记》等书中载,草衣道人王微曾于五乳寺参过憨山大师,后乃归心于禅悦,故其当为尼;岳莲王韵香,多处言其为女冠,然据《春草堂诗话》卷二“无锡双修庵女僧王岳莲号韵香者亦能诗,往往有传讹者,余故及之”等语,韵香应为尼,亦可参阅《小瓢庵诗话》《云自在庵随笔》《灵芬馆词四种·蕲梦词》等相关记载。
- [16] (民国)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128-129页。
- [17] (民国)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9130页。
- [18]同上,9137页。
- [19]同上,9136页。
- [20] (宋)袁采《世范》,《笔记小说大观》第4编第4册,台北:新兴书局,1974年,第5页。
- [21]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6页。
- [22] (元)赵素《为政九要》,见《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辛集,卷16,正内第三。
- [23] (明)王天锡《官箴集要》卷上“防出入”条。
- [24]《继总禅师语录序》,《嘉兴藏》第2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第441页中。
- [25]《布水台集》,卷二十一,赞三《祇园刚禅师》,《嘉兴藏》第2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第393页中。
- [26] (清)冒丹书《妇人集补》,见陈维崧《妇人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40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69-70页。
- [27] (清)陈维崧撰, (清)冒襄注《妇人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40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39页。同上,37页。
- [28] (清)陈鼎《留溪外传》,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第483-484页。

【责任编辑:王云江】

## The study on the buddhist nuns in the early Qing

GUO Hui

(Chinese Department of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ere have such two groups of the Community of nuns in the early Qing: One is the women master whose main feature aimed at enhancing meditation and left quotation hymns and other works; The other is the poet-nuns who were known for their poetry and literary talent. It is the existence of two such groups, they won the respect and recognition from the Buddhist community and the secular literati. This phenomenon is worthy of attention in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and the history of women and literature.

**Key words:** the early Qing; the buddhist nuns; the women master; the poet-nuns;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